

## 高校招生模式笔谈

**编者按:**近期美国教育界掀起一个颠覆性的改革与讨论,由逾百所美国顶尖私立高中组成的MTC联盟(Mastery Transcript Consortium)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学生评价系统——素养成绩单(Mastery Transcript),与传统的成绩单相比,该系统不打分、不评级,只是持续追踪、记录、评估学生8项能力,目前已获美国大学申请系统Coalition for Access, Affordability and Success的支持。MTC联盟表示,未来素养成绩单评价模式会扩展到公立中学,全面改写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这个新的学生评价系统是否会完全取代标准化考试成为美国高校录取的依据?这个评价系统对我国高校招生有哪些启示?截至本期,已连续3期邀请专家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就高校招生模式展开笔谈,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欢迎广大专家学者继续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 中美高校招生制度差异分析

周光礼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要:** 考试评价有两种基本范式: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美国高校招生新模式重视能力评估仍然属于科学主义范式,不是一种颠覆性的变革。美国高校招生新模式在中国不具适切性,这是因为中美考试招生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对高考认知方式的不同:美国将高考等同于智力测量,强调高考的心理学属性;中国将高考视为科举考试,强调高考的社会学属性。中国高考改革必须坚持3条原则:一是必须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框架内思考高考改革,二是必须坚持公平和卓越的政策价值观,三是必须保持高考与中学教育的松散耦合。

**关键词:** 高考改革;高校招生;科学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

【中图分类号】G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427(2018)05-0020-5

DOI: 10.19360/j.cnki.11-3303/g4.2018.05.004

最近一篇名为《美国“高考改革”细则公布,藤校未来录取学生将主要看这份“能力档案”!》的文章引发中国教育界的热议,文章介绍了美国教育界正在讨论的一个颠覆性的改革——A New Model。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生学习评价系统,A New Model摒弃了美国高中传统的成绩单,它不打分,不评级,只是持续追踪、记录、评估学生8项能力。这8项能力包括心智习惯(Habits of Mind)、领导力与团队合作能力(Leadership and Teamwork)、全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口头和书面表达等复杂沟通能力

(Complex Communication: Oral and Written)、适应性与探索能力(Adaptability, Initiative, and Risk-Taking)、信息技术与数理能力(Digital and Quantitative Literacy)、诚信与道德决策能力(Integrity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分析与创造力(Analy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这种新概念高考由100多所美国顶尖私立高中组成的MTC联盟(Mastery Transcript Consortium)推出,目前已获得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为代表的“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支持。这种“能力导向”的“高考改革”引发

收稿日期:2018-03-08 修回日期:2018-04-10

【作者简介】周光礼(1969—),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人的深思,人们热衷于“评判一个学生的真正标准是什么”等技术层面问题的讨论,对于“这种高考模式在中国有多大适切性”等原则层面的问题缺乏思考。

## 1 考试评价的两种范式: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

考试是一种严格的知识水平的鉴定方法。作为质量调查的一种重要方式,考试有两种基本范式: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前者将考试视为一个纯粹的科学过程,强调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存在某种客观现实,调查者在认识对象时要保持一定的客观距离,去掉主观性,最后得到科学的数据。这种范式忽视了质量调查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问题。后者认为,所谓现实,实质上是由一系列精神建构组成的,质量调查不能忽视主体的价值观,必须承认主体的价值观在质量调查中的影响。科学主义范式赋予调查者以优先权,建构主义范式提倡一种全面的积极参与,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评估中处于平等地位。

科学主义范式最早源于学生特征的测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校的考试一直用来考查学生是否真如他们所表现的那样已经“掌握”了各门课程或学科的内容。“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教会学生‘什么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学生则用反刍的方式来证明他们对‘事实’的掌握,这实质上是对记忆力的考查。”<sup>[15]</sup>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在社会科学的渗透,人们确信“那些人类的细微差别将可能是理解人类发展模式的关键”。基于这一信仰,高尔顿和冯特分别于1873年和1879年建立了心理测量研究实验室。20世纪初,法国教育部长提出要想办法筛选出智力迟钝的学生,以便对“正常”的学生实施有效教学,于是委托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设计一项测试。比奈设计了以常识考查为基础的方法,提出了“心理年龄”这个术语。到1912年,

根据考查对象的实际智力年龄来划分其心理年龄,并以此确定考查对象智商的方法已经很普遍。在科学管理的推动下,以心理测量为代表的学校测试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顶峰。1922年《斯坦福成就测试》(Stanford Achievement Battery)第一次提供了一种可同时评估学生在多种学科中相对名次的工具<sup>[15]</sup>。这是科学主义质量调查的初级阶段——测量时代。在这个阶段,测量等同于评估,人们坚信任何指定的调查变量都可以被测量。评估者的角色是技术性的,他们应当完全掌握可利用的工具。为了反思传统课程体系的有效性,1933年美国开始了“八年研究”,这项研究旨在证明,经过非正统课程训练的学生在大学中依然能取得成功。由此,需要设计一种方法来精炼开设的课程并确定它们在发挥作用。泰勒开发了一个目标导向的4阶段评估模式,这是一种以描述为特点的程序评估。在这种评估中,评估者的角色是描述者,他们不愿意做判断。但是人们要求评估者必须扮演评判员的角色,在质量调查中应极力得出判断<sup>[16]</sup>。强调评估者是测量者、描述者和判断者三重角色,意味着科学主义质量调查进入其高级阶段。

建构主义范式是在批判科学主义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对科学主义范式存在的管理主义倾向、忽视价值的多元性以及过分强调质量调查的科学理性,建构主义范式强调将利益相关者的主张、焦虑和争议作为评估组成要素,这是因为:第一,评估会把利益相关者置于风险,为了公平起见,应当把利益相关者作为输入因素投入到评估过程中;第二,评估过程常常将利益相关者置于被剥夺、无授权和无权利的状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益相关者应当获得对评估过程进行部分控制的权利;第三,利益相关者实际上是尚未被完全利用上的评估结果的使用方,为了自我完善和利益的需求,他们希望参与到评估中来;第四,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调查的范围和意义,对于

辩证的需求也会有很大的贡献,从而进一步使评估得到积极的产出;第五,所有的当事人能够相互学习,一方面可以使他们自己的建构更加成熟和广博,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他们对其他建构的理解程度<sup>[130]</sup>。总之,建构主义质量调查有利于纠正评估中的科学主义倾向,使教育评估更有效。然而,建构主义范式也有其局限性。由于它关心的是“主观性”“理解”“作用”以及人们建构社会世界的方式,因此在调查教育质量这样复杂事物时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甚至得到内部自相矛盾的结论。为了弥补建构主义调查范式的不足,应该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范式是完美的,应该以问题为中心,综合利用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美国“高考改革”从“分数评价”到“能力评估”只是科学主义质量调查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化,并没有实现从科学主义范式向建构主义范式的“颠覆性变革”。尽管它引发了人们重新思考评判一个学生的真正标准,但其依然属于科学主义范式。

## 2 中美高校招生制度的分野:不同的高考认知方式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一系列政策与规章制度,包括考试内容、考试时间、考试科目、考试次数、报考资格、招生录取方式方法、组织评价与监督等多个方面。美国现行“高考”主要有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和ACT(American College Test),它们都是由民间机构举办的。前者主要考查学生的文字和数学推理能力,考试内容包括语言、数学、标准书面英语写作;后者包括英语语法、数学、社会科学阅读测验、自然科学阅读测验,涵盖了中学阶段所有的教育内容和社会生活知识。SAT、ACT每年分别举办7次和5次,考试成绩2年内有效,没有报名资格限制,学生从初中就可以开始试考,可以最好的一次成绩作为申请学校的依据。SAT、ACT仅

是美国大学招生的参考依据,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现行高考是集中统一的考试管理模式,以统一考试为主,实行文理分科考试,一年举办一次,高考分数是高校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

制度的确立既是社会的,又是认知的。要获得合法性,每一种制度都需要一种公式来建立它在理智上和属性方面的正确性。因此,中美高校招生制度的分野源于其“高考”认知方式的差异。从思维方式上来看,美国人将“高考”等同于心理测量,SAT测试和ACT测试并不是为证明学生以往的学习成绩和表现而设计的,它只是对学生学术潜能和学习能力的测量,旨在为高等教育提供录取新生的参考依据。在这种认知方式下,“高考”的社会属性被遮蔽起来了,心理性因素凸显,价值问题被心理学搁置起来,并被变成了个人的反应倾向。中国人将高考等同于科举制。高考蕴含着一种古老的价值观念:公平竞争、贤能治国。这种价值观念在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中曾得到不断强化。科举制虽然早已被废除,但其核心价值观依然为人们所认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融合、转化,甚至异样再生,给社会成员以心灵或思想上的统摄影响。高考内容与中学教育内容联系紧密,高考成为中学教育的“指挥棒”,应试教育大行其道。在这种认知方式下,高考的选拔性功能凸显,科学性因素被忽视,社会性因素被强化。

如果说美国的“高考”主要是一个科学性问题,那么中国的高考主要是一个社会性问题。美国高考追求卓越,中国高考重视公平。可见,中国高考改革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高考制度本身的问题,它与整个教育体系乃至社会阶层关系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在我们的认知方式中,高考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公平是评判高考改革得失的唯一准绳。一切与公平相悖的价值观都在舍弃之列。统一高考恢复40年以来,尽管出现了“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和“高分低能”等弊端,但其历经30多次

大大小小改革依然根基深厚。尽管我们在高考招生命题、录取机制、选拔标准和方式等科学化探索上不断努力,然而一旦触及公平的价值观就会陷于困境。这是因为公平一直被视为高考改革最原始和最重要的根基,任何高考改革必须优先考虑受教育者的机会公平,否则,再有价值的高考改革方案都会被舍弃。因此,美国新“高考改革”方案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但总体来看在中国不具适切性。

### 3 关于中国高考改革的思考

美国高校招生新模式对我国高考改革的启示有如下3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框架内思考高考改革。中国的高考改革不是教育系统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高考制度不仅嵌入整个社会的宏观结构之中,而且植根于民族认知方式和社会记忆。为此,我们要用现代治理思维来做好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尊重并统筹好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社会、考生家长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一方面,要整合高考改革背后的利益多元化;另一方面,要倾听不同的声音,要让弱势群体的主张、焦虑、争议有公平展示的机会,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改革共识。

第二,坚持公平和卓越的政策价值观。高考改革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科学主义,另一个是建构主义。前者重视科学选才,后者强调促进公平。从科学主义的维度来看,美国“淡化分数、淡化学科、重视能力”的高校招生新模式对中国新高考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它引导我们重新思考评判一个学生能力的标准,唤起我们重视“追求卓越”的高考价值观。从建构主义的维度来看,高考改革要把促进社

会公平作为最重要的政策价值观。高考是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连接的界面,是社会矛盾高度集中的地方。在社会阶层分化的今天,教育与考试选拔已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动力,是改变底层人群社会地位的重要通道,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要通过高考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因此,处理高考改革问题要整合科学主义与建构主义两个维度,坚持公平与卓越的价值观,实现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的对立统一。

第三,保持高考与中学教育的松散耦合。耦合是指两个不同特质的事物之间通过一定的媒介产生联系。耦合包括紧密耦合和松散耦合,前者强调两个事物之间融为一体;后者强调两个事物保持相对独立性,两者之间存在“若有若无”的联系。高考不仅是教育与社会连接的界面,也是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衔接的界面<sup>[2]</sup>。对大学教育来说,高考承担了选拔功能;对中学教育来说,高考承担了督促和评价功能。中国现有的高考与大学教育仅具松散耦合关系,与中学教育具有紧密耦合关系。因此,中国高考为大学科学选才功能过于弱化,为中学评价功能过于强化。换句话说,高考与中学结合太紧,与大学结合太弱。正因为如此,中国高考对中学教育影响巨大,高考成为中学教育的“指挥棒”。因此,高考不能与中学教育结合太紧,否则,容易强化“应试教育”。

#### 参考文献

- [1] 古贝 G, 林肯 S. 第四代评估[M]. 秦霖, 蒋燕玲,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 瞿振元. 关注 2017 高考: 四十年, 多少人生在改变[EB/OL]. (2017-06-07) [2018-03-08]. [http://edu.ifeng.com/a/20170607/44635148\\_0.shtml](http://edu.ifeng.com/a/20170607/44635148_0.shtml).

(下转第 30 页)

##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astery Transcript in College Admissions: Comments on the Assessment Model of the Mastery Transcript in American Private High Schools

WU Genzhou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Science,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goal of the Mastery Transcript (MT) assessment model launched by the American private high schools is to evaluate students scientificall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hoped that college admission officers might find it useful during the review process, and that it might be well received by public schools as well. However, there is an fairness issue with the MT assessment model. It is not completely applicable for competitive college admissions. The traditional high school transcripts and standardized test scores are still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college admissions.

**Keywords:** college admissions;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system reform; comprehensive quality assessment

(责任编辑:周黎明)

---

(上接第23页)

## An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ollege Admission System

ZHOU Guangli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Examination evaluation has two basic paradigms: scientificness and constructiveness. The new model of American college admission, with its emphasis on competency assessment, still belongs to the scientific paradigm, not a subversive change. The American New Model is not appropriate for China because there is a great discrepancy in the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difference stems from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gnitive style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equates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ith intelligence measurement, emphasizing its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China regards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emphasizes its sociological attributes. China's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must adhere to three principle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refor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econd, the values of fairness and excellence must be adhered to; third, a loose coupling betwee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must be maintained.

**Key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college admissions; scientific paradigm; constructive paradigm

(责任编辑:周黎明)